

淺述明代巴蜀文學總集編纂*

霞紹暉 李文澤

巴蜀地區鍾靈毓秀，人才輩出，自古以來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。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，這裏涌現出了無數文學精英。如傳說禹娶塗山氏而有“候人兮猗”的“南音”^①，周公、召公取之“以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”^②。西周江陽（今瀘州）人尹吉甫亦善做詩，《詩經》傳其四篇^③。自西漢文翁辦學興蜀以來，更是涌現出了大量文學佳士，他們以其卓越的文學創作成就傲視中原。“文宗自古出巴蜀”，“漢賦四家”，司馬相如、揚雄、王褒雄踞其三。陳子昂、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，五代後蜀《花間集》與北宋東坡詞，開創宋詞婉約、豪放二派。明代的楊慎，清代的費密、彭端淑、張問陶等，成為現代巴蜀甚至中國文學史上引以為榮的典範。“自古詩人例到蜀，好將新句貯行囊。”^④漢晉唐宋以及明清，歷代之遷客騷人，多以巴蜀為理想的避難樂土，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情思藝藻，促成創作高峰。

中國文學總集的編纂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《詩經》、漢代的《楚辭》一類，真正文集的編纂，則始於晉摯虞的《文章流別集》。總集的得名，最早見於梁阮孝緒的《七錄》，其《七錄序》文集“錄內篇”分文集為四類，即楚辭部、別集部、總集部、雜文部^⑤。《七錄》雖是私家目錄，但其集部的分類，對後世影響很大。《隋書·藝文志》就直

* 本文為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“《巴蜀全書》編纂”（項目號：10@ZH005）、四川省重大委托項目（項目號：SC10Z001）階段性成果之一。

①（晉）常璩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、（北魏）酈道元《水經注·江水一》。

②《呂氏春秋·音初》。

③（明）曹學佺《蜀中廣記》卷九十一。

④見（清）李調元《童山集》詩集卷七《送朱子穎孝純之蜀作宰》詩。

⑤見（唐）釋道宣《廣弘明集》卷三。

接繼承了“總集”的名稱，並深入討論了總集編纂的緣由及作用。其文云“總集者，以建安之後，辭賦轉繁，衆家之集，日以滋廣。晋代摯虞，苦覽者之勞倦，於是採摘孔翠，芟剪繁蕪，自詩賦下，各為條貫，合而編之，謂為《流別》。是後文集總抄，作者繼軌，屬辭之士，以為覃奧，而取則焉。”^①嚴格說來，摯虞《文章流別集》是選集，與後來的總集稍有不同，然其結集的目的和作用，與後來總集大致相類。

巴蜀地域文學總集的編纂，興起於唐末五代時期，這與巴蜀地區當時的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繫。漢唐之際，巴蜀經濟得到深入開發，特別是成都平原農業和商業獲得巨大發展，成為我國最為富庶的地區之一，這就為文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歷代戰亂，遍及中原，大量文人騷客，因戰禍而避居巴蜀，或達官顯貴，或江湖士人，他們對巴蜀文化發展有着各種影響，這使得巴蜀文化呈多元化發展。巴蜀地區歷來有重視文章之學的傳統，如兩蜀統治者喜好文學，他們重用文學侍臣，暇時賦詩著文。加之外來思想文化的影響，這裏也就成為我國歷史上文學創作的重要地區。而在此時，也產生了總集編纂，如劉贊編纂《蜀國文英》八卷^②、前蜀後主王衍編《烟花集》五卷（集艷詩二百篇）^③、趙崇祚編《花間集》十卷^④、無名氏編《西蜀賢良文類》二十卷^⑤、《青城山丈人觀詩》二卷^⑥，等等。

所謂巴蜀文學總集，是指歷代編纂的收載巴蜀地域作家文學著作的總集。從編纂者的身份看，一種是蜀人編蜀集，如宋璋《錦里玉堂編》、楊慎《全蜀藝文志》之類；一種是非蜀籍士人編蜀集，如趙崇祚編《花間集》。在討論巴蜀文學總集的時候，我們一般不考慮編纂者的籍貫，祇關注總集所收錄的作品對象。從內容上看，有的總集匯集了歷代巴蜀作家的作品，有的則僅僅是某一時代作家的集結；有的總集涵蓋了巴蜀全地域作家的作品，有的則僅僅是某一小區域作家的作品，甚而至於小到某一家族、某一群體作家的作品。

縱觀巴蜀文學總集編纂史，其與巴蜀學術發展的興衰更替相表裏：它肇興於唐末五代，宋代發展成熟，並對當時文學產生重大影響，元明時期則相對沉寂，清代又形成編纂高峰。這種變化，也與巴蜀地區文學創作的盛衰大體一致。本文擬就明代巴蜀文學總集的編纂進行考查，以便梳理巴蜀文學總集編纂的發展歷史，這對研究巴蜀文化史有一定的學術意義。

明代所編巴蜀文學總集不多，祇有屈指可數的十種，呈現出一種較為冷落的狀態，這

① 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點校本《隋書》第4冊，第1089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。

② 見《崇文總目》卷十一、《宋史》卷二〇九《藝文志》八、《蜀中廣記》卷九十七，今佚。

③ 見（宋）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五、《十國春秋》卷三十七《後主本紀》，今佚。

④ 見（宋）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二十一。按：《花間集》收錄唐末諸家詞作凡十八家，其中巴蜀籍或仕於蜀地的作家有14人之多，祇有4人與蜀地無關。今存。

⑤ 見《通志》卷七十《藝文略》，今佚。

⑥ 同上。

與明代巴蜀地域學術不振、滯後於別的地域的狀況是相吻合的，這一時期是巴蜀學術的低谷期。

1. 《全蜀藝文志》六十四卷

明人編文學總集，我們首先要提及楊慎所編《全蜀藝文志》六十四卷^①，它也是巴蜀文學總集中影響最大的一種。楊慎（1488—1559），蜀中新都（今成都市新都區）人，武宗、世宗兩朝宰輔楊廷和之子，明武宗正德六年狀元及第，授翰林院編修。後因“大禮議”跪於宮門哭諫，忤世宗，被充軍雲南永昌（今保山），此後一直在流放中度過，直至去世，都未能被旨赦還。

楊慎在流放生涯中曾數次返蜀，於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第五次返蜀，四川巡撫劉大謨禮聘其與王元正、楊名重修《四川總志》，楊慎負責修《藝文志》，“始事以八月乙卯日，竣事以九月甲申，自角匝軫，廿八日以畢”^②，總共用時二十八天。劉大謨對楊名、王元正所撰部分不甚滿意，於是又囑按察司副使周復俊、僉事崔廷槐筆削重編，而對楊慎之《藝文志》未能易焉。《四川總志》刊於嘉靖二十四年，總十六卷，又附《藝文志》於其後，單獨成編，為六十四卷，別題為《全蜀藝文志》。其所編一倣《新安文獻志》例，“參之近志，復採諸家，擇其菁華，褫其繁重，拾其遺逸，翦彼稂稂。……唐宋以下，遺文墜翰，駢出橫陳，實繁有疇，乃博選而約載之，為卷尚盈七十。中間凡名宦游士篇咏，關於蜀者載之，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，非關於蜀，亦得載焉”^③。其收錄詩文1873篇，有名氏的作家631人。其收錄的範圍以與蜀事、蜀人是否有關為標準，如果作者不是蜀人，而有關於蜀事的詩文，可以收錄；作者為蜀人，作品傳世甚少，有一篇非關於蜀的作品，亦可收錄。所收詩文的範圍以唐宋時代人最多，明人作品收錄甚少，全書僅有九十餘篇，去取甚為嚴格，包括其父楊廷和也僅收詩文三篇，以示其不阿私好。

是書按詩文體裁編排，每類之下則按著者時代先後編次。前五十卷門類基本沿襲《成都文類》體制，祇在詩中添入“詩餘”（詞）一類，這與宋代末年詞得以長足發展、蔚為大觀的情形不無關係。後十四卷包括世家、傳、碑目、譜、跋、赤（尺）牘、行記、題名，其類目則為楊慎新添。在收文選目的問題上，也顯示出楊慎的與眾不同之處，將其與南宋袁說友等編的《成都文類》兩相對照，袁氏是按照傳統的文學標準選文，而楊慎則更看重詩文的史料價值，這表現在兩大方面：一是其後十四卷所增加的幾大類目，都屬於史料的内容，對於探究巴蜀社會、人物、經濟、文化的發展歷史，卓有幫助；二是其所選詩文也

^① 今存有嘉靖二十四年《四川總志》後附《全蜀藝文志》，萬曆四十七年《四川總志》後附《全蜀藝文志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抄本，清嘉慶二年成都刊本讀月草堂本，嘉慶二十二年張汝傑於樂山刊本。

^② （明）楊慎《全蜀藝文志序》，見劉琳、王曉波點校《全蜀藝文志》，北京：綏裝書局，2003年，第12頁。

^③ 同上。

注重選擇反映蜀地的歷史，而不一味強調文學性，如選范成大《益州古寺名畫記》，幾乎是一篇帳單式的記錄，應該是毫無文采可言，然而卻能覆蓋蜀中寺院的古代名畫目錄，故能入編^①。

《全蜀藝文志》的編纂得力於其父（楊廷和）的前期搜集，方能在短短二十八天內成事，故是書的編纂也是了結其父的夙願，“擇其菁華，褫其繁重”“博選約載”，而使是書成為明代編纂巴蜀文學總集的典範之作。

《全蜀藝文志》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，它保留了明代之前的很多文學作品，有相當數量的文學作品就是依靠《全蜀藝文志》纔得以保留下來。據劉先生統計，這類文章大約有三百五十餘篇，佔了全書的五分之一，可見該書保存巴蜀文獻功勞甚鉅。

2. 《補續全蜀藝文》五十六卷

繼楊慎編輯《全蜀藝文志》之後，明杜應芳、胡承詔還編有《補續全蜀藝文》五十六卷^②。

杜應芳，湖北黃岡人，萬曆三十五年進士，為禮部主事，出守河間，任四川督學副使，遷福建按察使，歸鄉，卒。胡承詔，湖北黃陂人，萬曆三十二年進士，為內江縣令，有令譽，累遷四川督學，與杜應芳齊名，升四川布政使^③。

是書稱“補續”，其體例則基本沿襲了《全蜀藝文志》，按文體分卷，有一種文體數卷者，亦有一卷之中包羅數種文體者，其編排次序為：

卷一～二	賦
卷三	風謠
卷四～十八	詩
卷十九	敕、諭、牒、誥
卷二十	表、奏、疏
卷二十一	書
卷二十二	序
卷二十四～三十二	記
卷三十三	論、辯、解嘲
卷三十四	解、說、考
卷三十五	傳

① 參見劉琳、王曉波《全蜀藝文志》校點前言。

② 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收有明萬曆刻本。按《明史》卷九十七署作“《補蜀藝文志》五十四卷”，與現存該書卷帙不合，當有誤。

③ 杜應芳簡歷可參《湖廣通志》卷五十二小傳。胡承詔簡歷可參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六。

卷三十六	譜類
卷三十七	箴、銘、贊、跋
卷三十八	檄文、露布
卷三十九	墓碑
卷四十	文
卷四十一	雜著
卷四十二~四十五	志餘 (詩話四卷, 含詩餘)
卷四十六~五十一	志餘 (外紀六卷)
卷五十二	志餘逸編
卷五十三	動植紀異譜
卷五十四	器物譜
卷五十五	岩字石刻譜
卷五十六	行紀、題名, 鈐記附

與《全蜀藝文志》相比較，是書增補收錄了前書未收及晚於楊慎的一些作家及著作。其收文標準仍然是以收錄蜀人的作品，以及非蜀籍作家吟咏蜀中的作品為主。

3. 傅振商《蜀藻幽勝錄》四卷^①

傅振商，字君雨，河南汝陽人，萬曆丁未年（三十五年）進士，選為翰林庶吉士，散館授江西道監察御史，遷右都御史，按察山西，未及行丁父憂。期滿復職，賑濟陝西灾荒，萬曆四十六年監陝西鄉試，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。著有《杜詩分類》《古論元著》《緝玉錄》《四家詩選》等，編有《蜀藻幽勝錄》一書。

傅振商於《秦蜀幽勝錄跋》卷末有跋語稱“予留滯秦川，三易歲叙，白雲凝目，瓜代屢愆，愁緒難遣，聊作蠹魚，搜尋舊簡，秦蜀幽文，幾無剩採，泛及泐石，並為洗濯。觀者勿訝輶軒，故作幽閑，寂寞採掇，業勞人之鬱譜，固黯告於二集間已，至文工拙之辨，須之別淄澠者，哀集者不敢覆育於五色也。己未孟冬。”按“己未”為萬曆四十七年，“三易歲叙”云者，是在賑灾關中，典監陝西鄉試前後，職閑無事，而得以編纂文集為事。而其書自謂“秦蜀幽勝”，所編次當為陝西、四川兩地詩文集，而“蜀藻幽勝”僅及巴蜀作家，不及陝西作家，似另有一編，然而未及見，抑或未能成編。

據傅氏之叙，其編是集乃有感於楊慎所編《全蜀藝文志》，而苦於楊慎一書之脫遺，及“荒僮復以蕪穢參入”，於是“披沙搜實，止存菁華”，再編此集，而欲備存“蜀之奇藻幽逸之概”^②。

^① 有 1985 年四川巴蜀書社據重慶圖書館藏明版影印本。

^② 見(明)傅振商《題蜀藻幽勝錄》。按：此文見《蜀藻幽勝錄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5 年影印出版，第 1—4 頁。

《蜀藻幽勝錄》一集，選文時限上自漢，下迄於元明^①，收知名蜀籍人士以及雖非蜀籍卻仕宦於蜀的名人之文章二百餘篇，如三國諸葛亮，唐王勃、盧照鄰、韋皋、李德裕、裴度、李商隱、陸龜蒙，宋趙抃、黃庭堅、陸游、王十朋，雖為非蜀籍文人，然而均曾仕宦於蜀地，其所撰關於蜀地的文學作品，也予以收錄。按文體分卷，分為賦、策、詔、敕、表、書箋（卷一），序、記（卷二、三），檄、難、銘、贊、頌、箴、碑、論、雜著、誄、哀辭、祭文、傳、譜、跋、尺牘、行紀題名（卷四）。中國古代散文各體具備，令人開卷一覽，可以瞭解有關巴蜀地域的軍政大事、風土民情、山川名勝、神話人物等風貌，正如編者所言“蜀之奇藻幽逸之概，大觀具是”。

與其他總集略有不同的是，傅氏收錄文章時往往附有跋語，短短數語，或論作家德行，或評文章風格，大多畫龍點睛，精到典要，如卷一於唐朱桃椎《茅茨賦》下評云“先生知足，離居盤桓，口無二價，日惟一餐，築土為室，捲葉為冠，斲輪之妙，齊扁同觀。朱君蟬蛻塵世，徜徉茅茨，居然仙矣，豈必更修冲舉世高之功，而乃目以真人？易茅茨以仙觀，是從仙外覓仙矣，何能識其羽化之妙也？故揭其隱焉。君雨。”卷二何朝隱《洞真觀橫翠閣記》末云“君雨評：翠色欲滴，令人有倚峰想。”卷三吳師孟《劍州重陽亭記》末云“君雨評：抒寫清淑，末更灑曠。”卷四李商隱《劍州重陽亭銘》末云“義山不獨詩尚精麗，而記銘亦楚楚秀絕，可謂有才人之致。”以上按語頗能體現上述特色。

4. 《蓉溪書屋集》四卷、續集五卷^②

《蓉溪書屋集》四卷，續集五卷。明綿州金爵，字舜舉，其父良貴、子皞三世通顯，在城東三里芙蓉溪邊築有蓉溪書屋，時名人多有吟咏之作，正集明方豪（廣東開化）輯，凡收78人，續集高第（綿州人）編，凡收71人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有載。

5. 《三蘇文範》十八卷

至明代，仍然還有人在續編“三蘇文集”，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著錄有署名明楊慎編《三蘇文範》十八卷。四庫館臣懷疑其真實性，謂“所取皆近於科舉之文，亦不類慎之所為，殆與《翰苑瓊琚》均出依托也”^③，故被收入存目。該書今存有天啓刊本、崇禎刊本。四川師大已故教授王文才先生《升庵著述錄》云“其書雖出依托，卷首一帙，搜羅明時所見蘇文傳本，選評本目，足資稽考，且有升庵父子評語二則，亦甚新奇。”^④其書每卷均題“成都楊慎用修甫原選，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”，吳郡姚可達刻。前四卷蘇洵

① 按，有學人謂是書收文下限為元代，然而核查該書實際狀況，其卷三載金皋《忠節祠記》文末云“明嘉靖丙戌冬”，可證明收文下限應為明代。

② 又見《續文獻通考》卷一九七，李調元《童山集》文集卷九。

③ 見（清）永瑤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集部四五。

④ 王文才《楊慎學譜》卷中《升庵著述錄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385頁。按：王氏所稱楊慎評語，係指楊慎所云“評三蘇者，以奇崛評王安，以雄偉評文忠，以疏宕評文宣，而不知三賢之文，其致一也”一語。

文四十一篇，卷五至十六蘇軾文二百一篇，末二卷蘇轍文二十三篇。每篇皆加圈點、眉批、段意、夾注，文後有東萊、疊山、石齋、陽明、升庵、鹿門、卓吾、中郎、伯敬諸家總評。應該是一種選評本總集。

6. 《三蘇文粹》七十卷

未署編輯者名氏，前後亦無序跋。其收蘇洵文十一卷，蘇軾文三十二卷，蘇轍文二十七卷，都是議論性的文章。其體例一仿陳亮《歐陽文粹》，大概是科舉考試的參考書。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。

7. 《李太白詩選》五卷、《杜少陵詩選》六卷

此集為李白詩選、杜甫詩選的合集，未署編者姓氏。該書選了李白詩一百六十多首，前有楊慎序文，對李白籍貫出生考辨很詳盡。選了杜甫詩二百四十多首，前後無序跋，卻有很多劉辰翁和楊慎的詩評，對杜詩的選擇比較隨意，沒有裁別。其首楊序末云“吾友禺山張子愈光嘗謂余曰‘李杜齊名，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，而李何獨無之？’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，刻之明詩亭，屬慎題詞其端。”則可知編者為張含。含，字愈光，永昌舉人。與楊慎交好，病杜詩有選而太白詩無，故選太白詩為五卷，與少陵詩合編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有載。

8. 《三賢集》三卷

明楊名編。楊名，字實卿，遂寧人，嘉靖己丑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。“三賢”指的是宋代周敦頤、王十朋和明代宋濂。周敦頤與王十朋二人曾在夔州（今重慶奉節）做官。宋濂被流放茂州，途經夔州，染疾身亡。明夔州知府張儉於蓮花峰下為三人立祠，名曰三賢祠；又囑鄉賢楊名編三人遺文，曰《三賢集》。該書所收，有世所共見的周敦頤《太極圖》《通書》，而於宋濂《潛溪》二集，因文極繁富，而所採寥寥，故多有疏漏。其文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。

9. 《秉忠定議集》二卷

未署編輯者名氏。明嘉靖中，都御史宋滄任四川巡撫，時真州茂寇劇盜周天星、王打魚等聚眾三萬餘人，驕橫害民。諳熟兵法的宋滄，很快平叛周天星等，受到明世宗的嘉獎，賜其璽書，有“秉忠定議”一語。時同官於蜀者作為《凱歌》《露布》等篇，彙成一書，以紀其事。其書則用璽書“秉忠定議”名之。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二。

10. 《游峨集》一卷

明殷綺編。殷綺生平事迹未詳，然刊此書時，署雅州知州事。嘉靖九年庚寅（1530），四川巡按御史邱道隆偕官吏游覽峨眉山，有詩唱和。二十一年壬寅（1542），巡按御史謝瑜與邱道隆一樣，偕官再游峨眉山，也有詩歌唱和。綺遂合二人暨同游者諸唱和詩，編為一集，名為《游峨集》。其中大多是官場應酬之作，然紀峨嵋舊事，或有可採。見《四庫全

書總目》卷一九二。

11. 《四川集》五卷

明曹學佺輯。曹學佺，字能始，一字尊生，號雁澤，又號石倉居士、西峰居士，福建福州人。清兵入閩，自縊殉節。曹學佺藏書萬卷，著書千卷。畢生好學，對文學、詩詞、地理、天文、禪理、音律、諸子百家等都有研究，尤其工於詩詞。所輯《石倉十二代詩選》，中有《四川集》一冊五卷，選收川籍詩人詩作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》云：“是編所選歷代之詩，上起古初，下迄於明，凡《古詩》十三卷，《唐詩》一百卷，《拾遺》十卷，《宋詩》一百七卷，《金元詩》五十卷，《明詩》分初集八十六卷、次集一百四十卷。”然其所見本祇有五百零六卷，而《千頃堂書目》所載其《明詩》還有三集一百卷、四集一百三十二卷、五集五十二卷、六集一百卷。故云：“今皆未見，殆已散佚。”然二書皆未提及有《四川集》。惟清代昭槤《嘯亭雜錄》卷八云：“今余家所藏則一千七百四十三卷，較四庫所收多至千餘卷矣。”其又云：“《南直集》八冊、《浙集》八冊、《閩集》八冊、《社集》十冊、《楚集》四冊、《川集》一冊、《江西集》一冊、《陝西集》一冊、《河南集》一冊、《九集》後不分卷，以冊代卷。”又清法式善《陶廬雜錄》卷四云：“川集一冊五人。”則《四川集》大致可明。曹學佺善詩，對所選詩有所裁取，蓋一人一卷，共計五卷。

縱覽明代巴蜀文學總集編纂，大致有如下值得注意的特徵：

首先，注重鄉梓文學文獻的搜集和編纂，尤其以詩歌為主。明代所編巴蜀文學總集本來就不多，據筆者統計，共計十一種，單純的詩歌總集就有五種，差不多佔到一半。“屬辭之士”取擇之總集有四種，比例也很大。這跟巴蜀地區歷代重視詩歌創作的文學風氣密不可分。

其次，編纂者身份大都與巴蜀有關，要麼是巴蜀籍人，要麼有游宦巴蜀地區的經歷。如蜀人有楊慎（新都人）、高第（綿州人）、楊名（遂寧人），其餘則皆游宦到蜀，如杜應芳（督學副使）、胡承詔（督學、布政使）、傅振商（秦川典學）、殷綺（雅州知州）、曹學佺（右參政、按察使）。他們對巴蜀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學情有所鍾，故在賦暇之餘，手輯不輟。

再次，李、杜詩，三蘇文，仍然是巴蜀“屬辭之士”倣效的高標。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父子兄弟，不僅在巴蜀文學史上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，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，都有一席之地。他們的詩文，自宋以後，一直有各種校注和研究。這不但是一個文學現象，還是一個學術現象。明代的巴蜀學者自然重視，編集也就成為自然的事情。

整體上看，明代的學術多講義理，對文獻的重視程度自然不够高，因而總集編纂往往較為粗疏。巴蜀地區的總集編纂，呈現兩個取嚮，一是承接宋元以來的總集編纂風氣，為“屬辭之士”提供“取則”的範例，如《三蘇文範》《三蘇文粹》《李太白詩選》《杜少陵

詩選》等；一是針對某個目標，“網羅放佚”，彙聚作品，“刪汰繁蕪”，如《全蜀藝文志》《蜀藻幽勝錄》等。前者大多因科舉而為，後者則學術取嚮較為明顯。和全國總集編纂情況一樣，巴蜀文學總集在明代編纂情況大致式微，差可觀者惟《全蜀藝文志》《補續全蜀藝文志》《蜀藻幽勝錄》三種。至若《蓉溪書屋集》《三賢集》《游峨集》之類，不過詩歌唱和，屬口舌之辭，不足為範。

作者單位：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
